

通玄真經卷之五

寶五

宋宣義加說不盡等意蓋括州學堂卷末并義注

道德篇

大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姓名也且

文子經有一十二篇之目各異唯道德再舉新何也夫道德之道也即可據物之道也內可道而或德者亦可據之德也但非至道與玄德爾所以有

篇道原後篇上德原編道本上乃德德唯原上之用蓋一篇唯道德之體各歸本自然人間之世行道立德修身類名生且有倫死而不朽者莫若此篇

文子問道夫道絕學至理無問斯所問者蓋

編類之道也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

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因好問而成待問假

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此何窮深旨矣凡

聽者將以達智達聖者也智將以成行也成

仁義之行將以致功名也致同任之功不精

不明不深不達精則明保則達故上學以神

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上學體道以達

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以

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飢肉以神

聽者學在骨髓深也故聽之不深即知

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

精即行之不誠聽彼不深則無今知之明斯

未造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

之聞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感謂損

其氣以處道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

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之言也專精積蓄內

意盈弁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專一

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細理本盡其精妙自然

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夫道者原產有始肇

生有形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

柔弱成乎形質性乃剛強始於寡短成於衆

長生在故不寡是以衆也質生故不短是以

長也十圓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

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夫道以包小為大天以

配下為萬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之

也卑者所以自下也禮下之卑退者所以自

後也持後之退儉者所以自小也小足之儉

損者所以自少也少欲之損卑即尊親下故

尊退即先不犯故先儉即廣是用故廣損即

大成德故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虧盈益謙

聖人則之自然成其來利夫道者德之先因

乎道體方成德用大之根而儀宗本福之門

安靜之由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

寧皆假無以為耳夫道無為無形不為事先

不為物迹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

天為鄰夫用道者內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

而所濟無迹皆若自然則與天之功未始相

遠也無為而無不為此義已見道原篇莫知

其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隨感而至得非信

乎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道也者隨

位分而各通也故堯舜有之則至德可降湯

武有之則神功不朽可道之道斯非謂與諸

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古者諸侯有

國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

戰而寇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需非在料敵而

社小弱有道不爭而得曾衛之類有道者附

亦非率先而得也舉事有道功成得福順於

時者功必見修於正者福必應君臣有道即

忠惠君惠臣忠父子有道即慈孝父慈子孝

士庶有道即相愛無相奪倫理自容愛故有

道即和無道即苛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

為喻位分則骨肉自虐而有家有國不本道者不其殆哉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小大之用皆可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隨歎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者天下孰不歸

之也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可取其會理優劣乃殊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既因先人而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可守乎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辭首此舉失道之狀小人行之身受大殃以至於刑戮耳大人行之家國滅亡後伯夫固即大夫即亡家也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兼於物理為罪德之首耳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

中蓋有此小術之用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雖不我傷而能攻辱亦皆已顯矣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謙柔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能便彼之無意未若使人本無其意將無屈奇之服說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做歸物得而利故雖離解外患亦未足憚為以

反同泉流濤濤難處類以我為利愛之主待我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時自化妙可言其至矣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不待位地而可君長天下故勇於敵即殺勇於不敵即活也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柔弱者道活於物矣文字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夫人之生也形與

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志愛惡迹絕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乎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惠豈合德於一儀也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着其病未能退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稱五教之首也何謂義曰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理正也一

常也順正以為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矣何謂禮曰為上即恭嚴為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為禮所謂內和外飾非止揖讓登降也故修其德即下從今修其仁即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德能安之天下莫

不責其安全者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物情莫不歸其惠愛。可義者民之所畏也。方割無私。莫不長正。禮者民之所敬也。威儀叙列。莫不敬奉。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聖御矣。君子無德即下怨。以抑其性。故恚無仁。即下爭。以無所惠。故爭無義。即下暴。以踰我分。故暴無禮。即下亂。以失常紀。故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動植各遂其生。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蟻動不息，野無百蔬，毒流蒸人，下結煩恚之氣，氣能逆天，災常發生，災饑之變，故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賢愚之功，未能加於時也。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末常憂躁，以病性，分志得道，行命也。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故生遭命而後能行。

命得時而後能明。命過則道行時宜，則功著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時無明王，則聖賢無措其手足。故九守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心見者，聖目見者，智。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擇于靜之道，而守之，則無目以爲朕兆。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擇正慎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聖人知不足者，十有餘者，凶皆禍福之所由矣。故于靜以守之，不爲先始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智者不惑於萌盛，故免乎奄忽而至。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思。謂信所遇之時，因以爲己，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物博智淺，以淺贖，恃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物宜多端，智有涯，故不能勝，以至多失。好知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必窮之術，必亡之道，好與即無定分，以其好故不定，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

君上錫棗，無度臣下希冀，無已若多，效即與民爲讎。重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慈之始，雖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十一而稅，則不洽。無恒之用，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不抑於士，則官官必重賦於民，則卒士怨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治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爲者，言不敢爲也。大如是則，猶彼性而治之，得非因天地之所宜，而與萬物同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能爲一事，必敗於萬物之事。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也。執一者，見小也。不載纖芥之能，豈非謙小見小，故能成其大。且無所載，因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成大治。無爲者，守靜也。不先動之謂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夫好動者，傷物性也。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所宜，各性而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見小守靜，故無驕溢。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

不危夫道然也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萬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道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慕義

道而懼其法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民不能承同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亂生於無恒之政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治道貴靜豈先物為因民為而化之亦非以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以政治之德為己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勇者不以力為暴以威勢之力而為暴言者非人君之勇也仁者不以位為惠以露天日之位而為己惠者非王者之仁也可謂一矣備此三者乃謂執一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天子特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奸

情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彰下多岐路不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夫無君之時猶義以相扶成以相服以其不能用乃立主之令君反為亂階則不如無君矣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得一而已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

上以道待下以義得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弱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故事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眾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合天下心故王應兵勝以其後動故勝忿兵敗小不勝忍故敗貪兵死不能自守故死驕兵滅盈反天道故滅此天道然也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難曰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故守分循理

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夫守自道之分備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故無憂喜留其內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

抱德以施眾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志情於中順時行令宜容德怨於中間哉

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先小而後大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凡由下致上皆後取也蓋順天而成物之所與則歡愛之道自得彼之誠也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蚩蚩蠕動莫不親愛夫理順於正物就其愛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欣戴樂推

而無狀也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

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執法聖人者應時偶變見形施宜斯不膠執

之謂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此應情偽風俗不一帝王質文

世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哉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

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也已成之法如已祭天祝地

一時之用異可格哉唯因化推移以為法者不可不法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

不可原也法施於外則可觀觀推在於內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法度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難顯著矣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

遺世而忘懷一遇而大順抱道推誠以鏡萬

物之情道法誠明故可通鑒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在化化

治於人也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未修清

定不復清明之道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今必不能以為治矣

猶施古法固不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明蓋取隨時以為先

大者矣文子問為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以道御之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知所歸也無

示以賢無加以力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以威力則結怨於一損而執一消損賢力乘

執道德矣無處可利無見可欲處可利者必選博愛之義見可欲者必亂恒政之心也方

而不割廉而不劌方不割則廉不因則信使自全其性無矜無伐無能無伐功御之以

道即民附親附養之以德即民服懷服無示以賢即民足各足無加以力即民樸莫知所

怨民自全矣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也君儉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

萬物全自然夫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全給養

之資歸之以利夫儉是則無欲是能全德不

敢自安則無怨故可自安也不下即離散不

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君

能成修眾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下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也

上教由君是以常用謙而必納所貴知權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

而必當言信者終而有微期當者及而必合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

父據子證之直躬期女躬身之存信若此高行誰當見矣矣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

聖人因事之宜用為表式動在利物寧係滯於一時祝即名君溺即掉和中反父勢使然也非提髮也夫以君父之尊處

就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敬不辨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機祥至微凡情莫及夫先迂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迂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亂矣嘗試論之曰體夫權者處乎機變之兩間慮變之前動機之後變在於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後順先違乃盡曲成之道君有體變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以易讀重巽詩美棠華非夫聖智孰能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為害權事不中以善為配可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所謂墜祖宗之功而重一世無禍敗者以其前代有此之類故不得不發斯問以政後代疑道之君矣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言雖有末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

國破家莫不曰無道而夫者夙夜不懈戰兢兢常恐危亡有國家者誠慎若此故曰子臨先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縱欲怠惰其亡無時立不可保存耳使桀紂修德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夏殷之末非桀紂之無道也然其或沒世而無敗實時以政滅誠有薄厚之異同為覆亡之資向使二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武何因建其功業矣蓋為失道喪德而有幸免者未有居道立德而足禍敗者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夫聳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天下弊患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害何利以從自宜則百姓之情斷可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心禍災之端無由生也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以其未絕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雖危而未覆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凡恭順之至

直在乎中感者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眾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絕則義扶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通為禍敗之資故當其無道失德之時則有輕上違命之弊乘彼絕仁滅義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身有命分之薄厚固有危覆之運敦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常覆以陷時將立本以親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必多端態以承其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其失多故寡得以其犯多故少勝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夫無事止事則止矣以事止事則止復生矣止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焚也以智生患謂上智生下愚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上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端既因智以慮生復設智以防患不撓自清之

道由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夫仁以慈濟為功刑以加罪為用苟有所好則賞懲刑禮不可君御於兆人矣嘗試論之曰道也者莫非為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也然而五好以末道則好存於智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逆其理又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況乎倘尚餘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如天之春秋物何待怨耳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也合而和之者君也合眾和義在乎一人別而殊之者法也犯者日有輕重之殊夫國之常法也民以受誅怨無所藏君無容情清跡天下則抵罪者世蹈過地而無所尤怨焉謂之道德然後國有大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直非

公管故不可定也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推道之理則為物玄同無非是求合於己者也非去衷也去逆於心者也直有所合則偏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衷哉但自去所惡耳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今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合己之是未出於衷此明是非之治未可為天下正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小魚

撓之則糜碎兆人頽之則潰亂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為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及持彼正而規我也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京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漚也欲在於虛即

不能虛以其心有所存乃不虛耳猶爭正取則動未嘗正也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夫凡物乘理不惡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非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生而致之也故通於道者

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虛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往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為者哉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亟戰也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友事極則變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通玄真經卷之五